AG
2
L37
1775
v.14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七修類藁卷四十八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魂不赴體

予嘗觀奇怪之事於諸家有全然非常理者固可謂異有深切於理者亦以奇怪記之豈非自惑於理歟如薛用弱記裴孝廉生魂馳鬼馬類世多有之聊述一事宛然如裴者復說其理以俟博學者正焉予友會稽朱朝儀袍語予曰父友三鄉某素公直見重鄉

曲凡有不平者咸取決焉一夕歸過溪瀨瀨中步石子偶滑遂爾傾跌起即淋漓奔家至則門已閉因隙中見妻燈下紡績擊門高叫其妻曾莫之應私意曰吾豈死於溪耶今爲鬼耶何幽顯之判如此耶復思鬼可潛身從隙入以試之隨到妻所遂擲弄剪刀拍妻之額妻驚駭叫兒曰稱頭痛滅燈以寢某惶懼知已爲鬼矣復出號泣走愬當境土神神曰汝素忠直可隨吾來至溪見形浮水面神令閉目推墮於溪遂覺之起視其地已非渡所處流數里而天亦昧爽矣

歸語其妻昭合夜事予謂陰精陽氣聚而成形陰血
爲魄陽氣爲魂魂升魄降散則死矣當其未散之時
或驚死誤死一旦魂離於魄奔走四出不知其爲死
也何也心震神馳不復根究雖同夢寐豈如偃臥安
靜神淸氣融自可以反其形耶抑或氣盛知死而不
能反此却倀狂依附遂乃爲世俗傳有鬼者又非是
耶然久則散去故世間有鬼處後却無之至於善終
者無復言鬼蓋生時病已磨滅精靈死即魂散若三
卿者一驚魂出生氣全在故乃如此使不復屍即所

謂鬼矣此自然之理何必爲巽土神率領之說亦理所有蓋此具在祀典安有不當死而忠厚者神不救哉

前知事蹟

予觀書每見先知之事以爲如山人之辦茶果康節之議後事必慮之說此則非一日也文思史稱樗里之智足以知身後之事及滕公掘地得石槨有三千年見白日之說則三代以來已有數學事乃一定但習之者特先知耳因節畧數條併錄於左以見代

皆有人入目不知耳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遇風皆化爲灰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廻避奉贈二金刀後麻叔謀被砍爲三段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矣檢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九更俟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備棺葬於城西今大佛寺也已上出開河記又衛先生大經解貝入生而閉

門讀書周知歷象壽終葬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已上出宣室志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闊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葬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

江南自有憑乘鷄出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
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字皆小篆後
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即位至甲
戌年國破應前二句矣國破時曹彬按甲於城南潘
美統兵於城北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隣乃指吳越
錢氏家道闕是無錢也錢王弘俶小字虎子又甲戌
年亦舉國以入覲皆驗也又高氏據有荊南日於山
庭鑿池得一石匣扃鐍甚固啓視中有篆銘云此去
遇隆即歇至宋祖改元建隆國亡又沈彬郎中袁州

宜陽人卒之年自定葬地子孫發土至七尺有石片既啓下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爲之鐫鑱絶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已上三事出採異記又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非申酉年歟不知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已酉也又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爲林某家看其先壠以今中衰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至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千

戢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硯石與原土封
徵不同耳遂揜之（出水東日記）又至元十五年六月有軍
厥名狗兒者於杭北山橫衝橋鑿土得一鈹彖云爲
門馬氏葬此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出武林舊事）
又國朝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已耕而
得之一云出已土中知府令舁石來視則有刻曰大
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
亥府主南鄭虞廷璽也虞意康節窩遂爲建祠（出餘冬序）
錄今省志所載無前十七字事恐涉術數而諱也又

正德駕崩大學士毛澄迎今上嘉靖之駕駕至藁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則毛乃弘治癸丑狀元耳又建文時程濟陝西朝邑人四川岳池教諭一日詣闕上書曰某年月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朝廷欲誅之告曰請繫之以俟其時不驗誅之未晚也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釋出使爲軍師護諸將北行同退北軍俄有徐州之捷捷後不知所之後人見其暮夜往祭徐州勒力之碑亦莫知所謂也後文廟過徐見豐碑問以何爲者

左右以前失利於此某人所立戰功次第總一某姓名者上大怒急令碎之復曰且錄碑中人名來至則碑已鎚拆錄其名則程濟之名正值鎚處而不可辨矣後太宗登極照名誅之程得逃難始知暮夜之祭乃驗之也予觀此事則知前之十一事者亦若人耳深知理數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可違也

夜义

嘗聞杭醫吳景逢之妻產一子而青面無髮雙角夜义之形產出將殺之遂被躍出窗外升屋而走吳集

家人用布囊捕之俾死予未信也後見吳樂閒私抄中亦載此事始信為實蓋一吳厚友也

柴光

正德庚辰回回新橋務副使家灶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如月之明照耀墻壁移置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後亦無他事

鼠報

吳友主事張元吉應祖嘗言家有一僕善捕鼠擒殺甚多一日睡熟微覺足痛以手捫之乃一鼠嚙其指

也嚙之不去遂拿鼠拽之亦不去痛極乃殺鼠旁口方脫傷已太半血流滿牀席矣明日遂爲一瘡膿潰經月痛楚而死苟或爲報應云

死者復生

吾杭雀家巷有漆匠杜鑑病死將月家人已置棺于野一日欲火之啓棺見屍不朽因細觀之胸中復有微熱但閉目不能言耳後月餘竟復生

五通攝人

餘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婦過旬日適值元旦其婦粧

飾出堂欲拜公姑行至霤戶倏然不見舉家四野尋覓不得後五日聞半死於山間家人往救問之但曰被二三人拖扶而去只從屋簷上過至則相合如醉夢中今偶日出予在林木中跌下視其鞋襪裳襴皆已碎壞後或看守不嚴則又攝去矣不得已賣入於新建伯家遂息人皆言五聖也

佛足生草

桐樹園祥符禪院新雕佛像未彩飾內一座足底生草如莎之草上分二莖齊曲仰承二足其端如掌大[illegible]

聞黃白發生之巧渾然天成杭民爭往觀之侍御翁
公淵聞而惡之召責其僧蕈遂枯死

錢穀能飛

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貧遺
空倉數十間一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穀實
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歸語予則表兄
諸廷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
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予始信蝴
蝶滿苑樹殆不虛誕

猪肉生字

吾杭嘉靖七年五月間管巷口屠戶李姓偶殺猪吳姓者買去未及烹弟見油膜內字文隱隱起膜視之則油上如印成之書四行其色如蜜其大如豆其文曰嬴官手璧兩身敵功在鷄魚則廉矣初行五字第二行二字第三行五字末行二字共四行似前後倘有字焉乃爲衆分買而食之矣此則親見者又聞嘉興正德間曾殺一猪背上三圈每圈中有王字一箇亦不知何說也

參政夢

吳友參政陸原博溥居主政時得寒疾一夕見二卒挾持而去至一大殿有王者峩冠博帶據案麾曰此非所當攝二卒復引而退行見門樓一座門上有先輩詩捘筆亦書一首回過姻屬孫郊府安趨前揖問孫以今日至此答之孫遂爲他卒扶去傍有大水漫漫心甚恐懼二卒隨推而下驚覺乃一夢也後家書至孫乃夢日死矣人以此非地獄之說耶陞正郎又夢侍飲王者一人飲畢王命盡賜席間金銀器皿陸

辭之王曰爾不愛當與爾一叅政陸心自以此何人斯從者曰此與獻帝遂醒後數年嘉靖入登大寶心恒以官必止於叅政無何遷陜右叅政赴任至靈寶憩息分司閒見軟門有先輩數人詩章因咏一絕書之閒黃河近遂有與視之明日疾作不可進矣卽沒其地嗚呼陸豈知死在於叅政耶題詩見水又知爲死之日之事耶前定錄之說何謬耶人可以妄心求耶

狐狸

山東多狐狸而無獅猻嘗聞狐狸成精能變男女以惑人予嘉靖八年到山東以其事詢土人土人曰狐每夜半即潛入貧家破屋至臥榻中出口受人鼻息人覺聞其氣駭曰打皮狐打皮狐然不知其去幾許矣如此久之便能縮形遁不可進處亦能以進愈久便能變化遂與民間男婦相淫亂各尋其雌雄以合且善攝其財物以益主其所私者死復移他室人亦不甚怪也有土工朱甕暮遇一夫自言欲爲人役話間隨朱至家出錢沽酒對飲醉後驅去乃一純黑狐

也宋亦不驚破明發語宋曰汝無福吾之西關李某氏也李乃青州府吏其妻遂爲所染又石槽城李堯儒官也祖母爲其所染祖母死母復被之家有獵犬時或見之遂吠以噬彼則跳躑於主身耳又張姓者乘車出西郭見一犬追婦人飛來顧問婦人乞以附車遂犬自言某地人張遂載以去抵家復求假宿張不拒而遂同寢焉閱數月自言我狐也今當去君明年此日見我於臨清菜市張如期至其地見婦走索於市中喚之即下同至一酒館歡飲數日資以白金

百兩告曰與汝緣數足矣再勿相從張回不知其所向觀此則商人取以爲妾之事有之矣是皆見在之怪而臨淄一縣之民子親聞之也

沈氏魚

仁和四都民人沈浩父子橫法侵漁水利嘉靖戊子夏家人劈一魚巳爲四片烹將食之其魚踴躍出盤者三鄰里來觀猶自蜿蜒沈曰是何怪乃爾吾食之食無一月卽罹水利之禍明年孰知長子又亡豈非天假魚以兆之耶

康節生死

邵氏聞見錄曰大父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公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久之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既長游學晉州山路馬失同墜深淵中馬死公所傷唯壞一帽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六月微疾一日晝臥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相分別於一驛冋視壁間大書千

秋萬歲四字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後竟不起嘗於史傳中言上古聖人之生死多有如是意或荒唐今伯温記其父安有妄耶此於傳中言行錄俱未載而聞見錄又無刊本故特錄出以見康節誠異人也此古今一見之者也

懐馬果報

嘉興萬石長懐氏者家富賓客滿東南以石爲庖池池闌爲肘貫主翁歿已久隣有吳老人亦物故而尸不寒三日不敢殮及甦自言曰初有一獰卒押至法

曹有官如王者傍執簿書入問曰汝壽未盡何遽攝至卒復押而出索錢不行頃間見懷翁着械而來問之謂曰吾嘗貸汝汝歸當爲我言之吾家殺生甚衆罪皆歸我今受報百端吾不能爲若苦矣所可解者惟有設大醮耳吳曰汝官人素不信此苟無佐證亦徒言也懷翁曰冥中無可爲證但吾平生所積一一語之矣惟牀頭之物夾屏風中四百兩兒子不知汝爲我言可也吳領之及醒往語其子果然乃一如其數又嘉靖甲午浙省考試官馬呈瑞入簾之夕簾中

驛丞張煥夢考官騎後繫婦人之首騎奔入場張逐之入頭曰勿救彼我特來報讐耳覺以告諸同事者無何聞考官病御史以張善醫令入侍之則馬不可治矣馬時尚了了但云驛丞爲我逐此婦入張詢其僕乃知考官前任鎮江時斫死淫妾金氏昨過其地遂動心得疾及死前一日語諸官曰幼嘗于九里湖夢中舉後復入貢院欲易靴而或曰汝無靴矣非入簾覓靴不可得今非死之數乎嗚呼果報之說有之耶有之乃奇怪也

僧轉世

托生之說亦妄矣時或有之不可決以爲無也但聖人之教不語怪耳螢雪叢說記前身之事多矣章不可信但余觀英傑之士必多般若中來不知何也聊舉宋人言之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見冷齋夜話 東坡是眞戒和尚所說見捫蝨新話 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威見梅溪文集 史彌遠乃覺闍梨之復生見隆山雜誌 馮京記已先爲五臺僧見孫公談圃 眞西山是草菴和尚見癸辛雜誌外集 至本朝尚書胡濙乃天池僧之後身見蒙齋誌 皆事跡

所聞或出言或同時之人言諒不誣也

李林甫

子女翁曹和鐏飲于陸允誠家主人割鷄將烹而鷄背宛然李林甫三字客皆驚愕不食事聞杭城後子聞而謂客曰千年之後林甫何爲冥報事耶客曰癸辛雜誌所載耕牛批背之事亦豈爲妄耶正三世爲牛七世娼之意也洪武間貝山雷震蜈蚣背書白起亦此之類歟衆皆右之予因言劉公吉席話中有畫工解奉先私資入已反誓曰若爾當爲牛報後果爲人

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似此亦有之也但此雞不應如此之遠事乃偶然當置之不言也

佛光

嘗聞釋氏云因佛與舍利子之地每有光焉余未之信也後見王嵗峯念守瀋陽時遊盧山有記記云至捨身崖子方股慄膽落不敢前一僧踴躍拜曰佛光現矣初視紅色掩映雲端漸成五彩復圓如車輪如是者三余誦之猶以為此山靈之氣偶爾見於文殊乘獅化現之地嘉靖甲午余在金陵遊大報恩寺寺

壯且麗可謂極天下[illegible]聞有舍利鎮塔下是日同

行者五人老僧隨之旦[illegible]善人登之時有金甲神入

或五色光現不淨者[illegible]損焉衆閙之且見其峻險遂

至二三層或四五層[illegible]余則竟行至頂意其言之妄

也不意出寺數十步[illegible]爾回觀則塔上橫射光彩眞

如佛圖所畫遂指衆[illegible]見之此又不知何說

耽詩成癖

元人劉昂有山雨詩[illegible]嵩高山下逢秋雨破傘遮頭

水沒腰此景此時誰會得淸如窻下聽芭蕉余常哂

其上下淋漓淸在何處近時海鹽沈某因誦離騷經而得二句曰叢蘭芳芷滿東皋閒步春風讀楚騷然下頷不接因久思誤墜崖下人方驚扶乃曰好也好也遂歌曰忽憶靈均發憂憤墜崖幾折沈郎腰因思古今未常無對傾跌傷懷寧無痛楚尚曰好耶皆耽詩成癖不顧其身豈非痴乎

五十三

蘇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間爲溫州知府一日覺似病狀令人往九仙祈夢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歸

昔府主文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稟曰命府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尚可以解多乎老人曰不解矣文省昨日之言問其姓則答以姓孔遂驚怖回衙病即不起時正五十三矣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間解元也嘗詣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人亦莫知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唐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黙然歸家疾作而卒時年亦五十三

也

托生

吾友金子良生女數日隣婦過而問曰某日官人生女乎家人曰何問也婦曰夢予女云然頸後必有白髮家人叱去後三月頸後果見白髮死前衛百戶朱鄉生子方三日有僧來謁曰君家三日前生子乎朱曰何謂也僧曰是吾師轉世左手有硃砂志視之果然然亦不久死人以為說彼故耳

動石銀鐺

大禹之塚在紹興夫城十餘里塚上直竪一石名曰砭石如人家攜槌可以動搖聞下可以綫過然數十人稱之又不能起蘇州有磚砌之塔名曰宮巷塔雖高不過三丈大不過數圍人撼之卽動頂之風鈴每爲人搖下因此塔亦每損每修令官府以欄木障之好事者拄木以搖淮安淸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鉄錨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雨淋日炙無點髮之銹視之眞如銀鑄光澤猶日用於世者

武侯兵書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於外予舊曾聞之未信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也

生老病死苦

聞見錄載熙寧中王荊公改新法日爲生事曾魯公年老依違其間富鄭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荊公爭直不勝疽發背卒而趙清獻惜之遇唯叫苦而已時人稱爲生老病死苦又中吳紀聞載吳江邑小地狹崇寧中遂於縣東隙地置儒學以養生員置養院以

有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當時亦有生老病死之稱予以彼時亦有慈幼局以養嬰孩之棄者何不以此易去生員之生及增縣獄之四豈非眞之生老病死苦耶以此視彼則可謂一虛一實之對也

聖汗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淚遍體俱濕時人稱爲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見洛陽伽藍記宋靖康元年正月立春先

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滴襟袖是年徽欽被擄見竊憤錄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於山東未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前朝所賜豈非吾大聖先知其厄是亦淚也乎

女鬚

鷄肋編載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又宋史載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徽宗賜為女冠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達達婦人亦有髭鬚長尺許

卷四十八終

七修類藁卷四十九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鼻飲頭飛

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如瓴甋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予見嬴蟲集中所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近汪海雲亦能鼻飲頭飛則怪也昨見星槎勝覽亦言占城國人有頭飛者乃婦人也

夜飛食人糞尖知而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作書者自云目擊其事予又考占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撾正接安南西北信陳詩之不誣也

五更啼

弘治已未科學士程敏政為禮部主考官既入簾給事中華昶劾之以為鬻題遂詔獄覈昶一時回護昶坐不實去有右昶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為翰林諱而卒不得白但考卷命別取之故此科至三月方得揭曉而敏政不能無愧容矣後祭酒有優

人祇應扮出提雞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雞價賣一千兩一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曰程學士家的只買他箇五更啼 題綉 一座赧顔皺政亦窘尋郎致政

海觀杜撰

海觀張天錫錫作文極致提而用事多出杜撰人有質之者則高聲應之曰謊太平廣記蒸其書世所罕也

二命肆

吳家安橋有星士號秀山門戶蕭然後推一命因批

曰火入金鄉必主弟兄離散其人驚曰吾兄起金鄉軍吾兄弟俱送之至彼而病死是一火入金鄉而兄弟離散也先生豈神人歟因薦譽之自是來者充斥洪福橋有𠪨主簿亦善此術歸休二十年日入於貧遂設肆以贍是日高坐嘆曰二十年做這許樣來屢言罷休者數聲忽一人入簾拜曰我搆此讐二十年矣今欲往刺之而先生特爲相勸殆天所以啓我也就出刃於靴中擲地而去亦自是溫飽二事皆合甚相類也得失豈非自有時耶

王沂公生

文昌化書後載梓潼神降筆勸敬字紙文又曰宋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墜必撥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拍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戸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後果狀元及第誠若是則吾夫子亦有輪廻果報之事乎老杜所謂孔子釋氏親抱送者非欺我也可發一笑

十七字詩

正德間嶶郡天旱府守祈雨欠誠而神無感應無賴子作十七字詩嘲之云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窻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責過十八止曰汝善作嘲詩耶其人不應守以詩非已出根追作者又不應守立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詩則恕之否則罪置重刑無賴應聲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哂而逐之此世之所少無賴亦可謂勇也

苦井

北京蘇州衛衙有苦井焉弘治間正月旦日清晨有衛人汲其水往甜井中易水而來向井呪詛而下之此井遂變爲甜水至今土人言之亦奇也

、排笑詩

蛙翻白出濶蚓死紫之長二句人皆以此訕口而不知出處殊不知此宋室有滔太使者好爲此排笑之詩也初哲宗炮燙塞此以娛故傳之也詩云日暖看三織三見蛛絲織網鼠窩鬬兩廂出遊遇左右二廂官蛙翻白出濶腹白似出字而濶蚓死紫之長似之字而少長攛飯聽琵鳳喫飯時聞琵琶鳳求

壓持饅接逵章持饅時接逵安章秀才歸來坐簾下打殺亦何
妨見門上鍾馗打鬼又一日雪作哲宗問有何詩方吟二句
云誰把鵞毛空處擣玉皇大帝賣私鹽皆此類也前
載說郛後載蓁居解頤近時成化間寧波好事者有
一詩嘲分守官云布議蘇崑李布政司參議蘇州崑山縣人姓李分
寧只點工怒擲門不炮以指擲門上不放炮責鋪夜無籠籠燈籠也
庫出收堦驪縣庫出堦收人家曬物生燒接縣東生門燒紙接縣家東西
買貢兼得皂爲買貢皮鞵幷要皂靴畱綠老宜憋買綠段鋪戶偶特憋白者
至則曰老亦宜之由滔大使始

諺語歇後詩

海鹽天寧寺僧明秀都綱職也攻詩字奔走勢利嘗上一遷官詩犯其所忌被責便下軍人王茂元嘲以歇後諺語有箇利市仙官也天寧不毒不禿也因上七步成詩也打出週而復始也言雖鄙俚因僧致戲頗得規諷之意

五空數

金八田特秀轉運使也母姙時問仙仙曰前中後是五五三一十五生死與成敗逍遙在廓廡莫識其故

後生時五月五日午時以爲合三五之數矣豈知因其生遂名五兒所居里名半十行當第五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死於憂午軒壽五十五八月十五日也弘治間蘇州學生陶麟因科舉祈籤於江東之神詞曰到頭萬事總成空是年不第以爲終無成矣後應貢豈知編號乃空字正德丁卯領鄉薦辛卯登進士卷號亦皆空字二事眞可謂巧也

如玉遇鬼

錢塘醫士張璡字如玉與同醫張用道相善弘治甲

子用道卒于家如玉行醫黴州弗知也越半歲返家出市遇用道於仙林橋相揖畧問起居用道似有愁色如玉詢其來則云適在褚家堂舍弟家中飯也後如玉訪友馬浩瀾詢用道生業如何馬曰已歿半年矣如玉大驚具言相會之事二人駭愕翌日抑其弟果是日祀其兄也此事親聞於浩瀾者由此觀之則牛僧孺所謂世間人鬼雜行但人不知鬼也及隆山雜記洪楊祖復遇死妓而官員遇死妾者皆不妄也

馬王終事

嘗聞土官死時恍惚自言去某地爲神或彼地之人附體以言之予則以爲怪不足信昨見少師馬公文升誌銘云公終後明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公於途見公蟒衣玉帶騶從甚盛若素出師之狀拜而別之歸家聞公死矣又餘姚布政王公恩死之日有梳頭人倪姓者往謁公家十五里清晨見公輿從出行以其素執役於公拜於道左以俟公過翌日至公家則公病而殁矣此吾親聞於公之長子元甫豈皆虛語哉此或左氏所謂在生用物宏而取精多故有

是歟

、三天

婦人再醮有不得已者亦非也況吳有婦人乃縉紳之女家富而識字已嫁二夫其夫復死將再醮焉士人恥之有嘲一絕以戲之者詩云辭靈羹飯哭金錢哭出先天與後天明日洞房花燭夜三天門下會神仙

韻府羣玉秀才

海虞吳訥宿儒也有文章辯體行於世以士無根據

之學而小小記聞者謂之韻府羣玉秀才亦可謂善喻矣

陳箍桶

陳箍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嶽欽事甚悉跣足蓮頭冬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汚鬚鬢斑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名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閩浙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弘治間會於揚州旨合所言甚平易時坐於藥欄之上弟元敬以火銃擊背如不知者事飯而去昨聞太常

盛公端明云有傳乃晉人文似宋作也

姨夫錢

杭有無賴子某祖起延商貨賣後至無賴因不事生而貧矣然尚業其祖父有客至則入其財爲已有客索時則又俟後客之貨轉賣以償焉年復年客復客名曰姨夫錢葢以夫死姨復可以嫁人之意耳後被人謗則自解以戲曰我家開行數十年何常拖欠客人錢後客移還前客去客人自欠客人錢子以此言雖俚甚爲蘊藉無賴亦聰明子也惜不用此以治生

哀哉

婚券相合

錢塘定北鄉大靑嶺居民邵士賢成化間一產三子皆不育踰年復生一子小字回官旣越月士賢行於隣左沙中偶見白物隱出掘之得一銀牌上鑿云陜西蘭縣民人回官本年丙午九月二十二日午時建生凡二十二字正與士賢之子相同但不知爲何姓牌之背又有花籃二十五對等字乃婚券也人多見之逾三月回官亦殀此不可曉者也

諸瀹愛棺

姚江諸瀹鄉進士也寓於姑蘇僧舍者年餘處有壽函木甚美瀹愛之出入必撫之曰好材居無何瀹客死僧遂以價請於主人而殮之及開看內題所製年月則正瀹生之日也亦可謂異哉

太守對

吾杭鄒大參虞善謔知延平時親友皆爲其討繡補子蓋補乃延素產也後到任則延乃四時多笋而補絕少回與人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人莫不笑

予聞而語曰昔陳亞知恩州到任與親友書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一文兩箇眞實不虛二公豈非其切對乎

、諺語至理

御史初至則曰驚天動地過幾月則曰昏天黑地去時則曰寂天寞地此言其無才者也賒酒時風花雪月飲之時流星趕月討錢時水底摸月喻世之無賴者也未娶時越河跳井既娶則擔雪填井娶久多生不能養育則投河奔井此言雖戲皆深致於理也

豐李夢神

吾友吏會主政豐存禮坊鄰人也寓杭搆疾舟中勢將危恍惚見老子於帳外爲豐取手針之家人見其出臂將欲與之收被中則豐言欲飲食也明日遂愈又庠友李世傑應魁一日得疾月餘不解羣醫皆以必不起矣夜夢梓潼授藥一丸促令食之覺後似少愈焉明日醫視脈症即曰可救矣旬日亦痊二事予親見之者

詩人無恥

江湖遊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而奔走閫臺郡縣以餬口因之為生涯也然而詩人亦甘心於是者如宋壺山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是矣所以不顧廉恥而望門倒屣為閽者厭甚可愧也近見金華一友慣遊食於四方以賣詩文為名而實干謁朱紫有私印一顆其文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其自擬清高如此友人商履之嘲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聞者絕倒

異胎

弘治甲寅四月湖市賣魚橋草營巷有生兒一頭兩面雙耳四足男女皆具者其家怪之棄於市河中行丐收之人有求觀者索錢一文予以此必雙兒未判者也是年十一月嘉禾横橋有航人李碩者妻臨産腹痛欲裂生一鱉而手足則人也葢此婦生居澤國所見必多此物氣類相感而然耳古有胎教詎不信夫

、盜酒令

子嘗同羣士會飲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爲對者遂曰

發塚可對窩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對昏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也繼者爭以此雖名曰不偷原情得非盜而何一人曰打地洞可對開天窗衆又曰開天窗決非盜事矣對者笑而解曰今之歛人財而爲首者尅減其物諺謂開天窗豈非盜乎衆哄而笑又一人曰尤有好者如三檣船正好對四人轎衆方黙想彼則曰三檣船固載貨物而四轎所擡非大盜乎衆益哄焉坐有四轎之客不樂曰[illegible]不偷者當稱四料入四轎云乎哉[illegible]其句可謂四默矣

衆然之而樂

中酒千金方

嘗聞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畫師吳小仙太醫孫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咨過日太常卿呂常見而題歌一篇首曰吳生畫手稱絕奇老我措大能評之麗人舊讀少陵作此樂獨謂君侯宜徐曰不必談我但要寫當日實事耳呂然後鋪敘家樂援引故典通篇儘佳末云吳生吳生欲闡揚自畫白皙居侯旁如

何更着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予讀九栢藁果有此歌呂可謂善戲而徐則癡人前不得說夢耳

覓利太守

正德間嘉興太守羅以新絲鍋鐵照斤數而易入網巾鋼針唐夏侯彪以萬錢貨雞子幾何候雞母抱兒成雞然後收之以萬錢貨筍若干待其成竹然後納官吁古今豈無對耶

神木

永樂四年取木於蜀之馬湖府計庸萬夫之力方可出水一夕木自達於途行聲如雷巨石爲開膚寸不損事聞廷臣稱賀上遣禮侍潘賜賫香往答神休詔有司建祠歲祭見胡文穆公集他書又云有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今京師木廠曰神木亦由此也聞其木尚存一二心巳腐朽人可於腹中行過嘉靖癸卯四月朝廷建九廟命內弟主事吳宗乾取木於湖廣辰州卯洞其木竟頭高丈六用力尤艱於前死夫不可計得至水口忽風雨一木復入於山曲處餘木得達閘河

河又無水難行吳祭而禱焉明日雨注而入者出增水三尺矣此皆可見朝廷之福神助之也

換字詩

嘉靖中吾杭有好爲六朝詩者不獨巧麗而且欲用不經人道之語易字換何遂至妄誕不稽背碍難通矣吳友編修金美之作詩嘲云何處歌新調旖(音倚)旎(音儺)固不羣剪花金瑣瑣鬬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裁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又虞子匡一日遞一詩示余曰請商之何如余三誦而不知何題處

曰吾幼時入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送張紫崖北伐詩也其詩曰誓律飈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力戰越秦墟驥蹂匈奴頸戈殲韃靼軀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岳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今時之弊之如此金詩旖旎二字不知者又譏之當爲仄聲倚你者丹鉛論已辨虞雖一時謔浪深似諸士之病

箕仙多鬼不可頻召

金陵士人顧某數召箕求詩一日得詩云天冷山城二鼓敲雪迷洞口路迢迢雲窗童子燒松火待我鸞輿下碧霄講書名則又寫二詩云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終舞金鈿早委馬嵬坡又云昔日長安一太真君王一見笑傾城洗兒故事今何在只問蓬萊玉色人後累召累詩言貌言情其辭不一遂爲所惑意欲一覩眞形以暢平生之所慕淫慾熾矣忽薄暮有婦人自空而下然亦畏死而失磬驚走家人共守過夜明日方念則婦人又至恐

怖懷憂無時寧息將至喪心者焉後得一二友人挽之遠遊久而方絶一也又杭人召箕久遠得其所貧語之曰可與仙翁一見乎拒曰幽明相隔不可也過日又懇其久好寧無一會耶仙曰明日侵晨當於後園梅樹下會也至期則見其縊死舁尸懸樹一怖病幾死此二事正與夷堅志女鬼惑侁鐸者相類人之不可惑於邪也如此夫

帝王淫亂

人有恣其淫性而不顧五倫直獸類也作始者寧容

誅恥書之簡編寧無污耶然古有書惡人於座右所以戒將來予特錄出不特使人人皆知其惡而爲萬世罵名亦所以誅惡於既往父奪子婦魯惠公子息姑所定宋女色美娶而奪之楚平王之奪太子芊建所定秦女唐玄宗奪子壽王瑁妻楊氏爲貴妃父亂子妻春秋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楚女爲妻景侯私通之般遂弑景侯子收父妾晉獻公烝父妾齊姜衛宣公烝父妾夷姜厥後唐高宗立父妾武則天隋文帝陳夫人太子廣烝之兄收弟婦唐太宗收齊王元吉

妻楊氏生子明姪收叔母後晉出帝納叔母陳氏為妻又有父收親女金熙宗殺其弟胙王奪其妃諸王兄弟之女皆淫之甚者淫及親女姪完顏亮弒之自立亦淫諸女及妹叔母皆淫之又殺親母惡尤甚為弟收兄妻北齊武成帝收嫂李后兄淫妹齊襄公通其妹魯桓公夫人文姜後北魏之孝武帝通其妹明月公主蓋自襄公始也君淫於下陳靈公淫夏姬姬之子夏徵舒弒之臣淫於上嫪毐通秦太后後審食其之通漢呂后臣娶君后元泰定皇帝崩丞相燕帖

木兒娶其后爲夫人其帝家之公主四十人俱納爲妾若夫觀淫爲樂者自商紂使男女裸體相逐爲嬉其後宋廢帝幸華林園使宮人裸體與左右爲樂

白起

輟耕錄載白起王皮對證事且言當時朝廷知之差進士高哲督察余意自秦至元千百年矣就使有報應之說王皮何不當前對之耶豈前時又不可勾攝之邪設使信之則洪武巳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一條長尺許廣二寸身有殷色偕書秦白起三

字紀事亦一謬也是可信耶謂之怪也

前定

吾杭張子清濂嘉靖辛卯中省元榜有秦鳴夏者其父垂没時如夢中語曰此兒張濂榜舉人中後語子清言及是事追數其年則張尚未生也又聞先輩淞江張鏞未第時夢人告以登科在狀元先覺而思之吾必無分於試録矣豈有名先狀元者乎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而十六乃鉛山費鵞湖宏殿試費爲狀元計其夢亦費未生也

白血無血

宋建炎間荆州長陽民婦向氏被賊皮仲執之不受辱被害人見其白乳自吭流至踵（記荆州）又元王伯顏至正九年爲福寧州尹被賊王善執之欲降不屈挺頸受刃頸斷白液如乳後以陰兵助州滅賊（見元史）正德七年流賊陷上蔡上蔡知縣霍恩被執駡賊不屈斷頭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然世之戲言白血此或可擬也又宋李庭芝死節時血無一點（見章聽輿）君子以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貞者也古人亦有然者不

知四人何又如此之異

數兆於字

夫吉凶固惟人爲而事必有一定之數也或人言破之速見其驗予以耳目所記如漢季彭建營於彭亡之地遂爲客刺蜀龐統遇落鳳坡射死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爲馬燧斬首宋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盡仰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縊于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立人可也二蘇雨在田上其來未艾平宜字似直字

黃之葢棺像也後俱如言本朝景泰辛未狀元柯潛入曰柯有哥音潛有旋音正統其回鑾乎未幾正統北還弘治乙丑狀元顧鼎臣人曰鼎成龍去事可寒心不久孝廟升天正德末寧藩謀亂師渡黃石磯而敗亡豈非王失基乎

七修類藁卷四十九終

七修類藁卷五十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繫虎陰

四明象山縣有樵童入山偶遇脫穽之虎行倦而氣促攫童坐身下虎陰偶在童手童一搔摩之而虎似欲之之狀特出陰於童身一隨其摩焉久之虎睡而鼾聲出焉童左右視之側有樹根之竅思腰有縛柴小索即以一頭解繫竅根一頭縛虎之陰盡力一掙

而脫去虎咆哮不能行童歸語家人衆驚且笑而且往觀之則虎已死於樹根矣此得於本地同野王大參之言予初聞之不能掩口深思爲人呵卵而受害者亦衆矣豈獨虎也哉

左道

苻堅入寇時會稽王道子以儀物皷吹奉以相國之號求助於鍾山之神（見堅傳）故堅後見草木狀皆人形也天寶間西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呪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

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勅諸道立像（見說郛）故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嘉靖庚子山西虜賊入寇朝廷揚旛設醮仗劍咒詛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以予論之左道之術亦或有之助正不助邪也故三事有驗而王昭遠之六丁不驗矣

林同知

吾友儒居林同知應麒未第時父夢子第十名已而果然既中同年嵇世臣之房主夢林中一百六十八其父夢中第四甲進士八十六意者嵇之主人不當

夢林四甲例之無者豈知後四科方中是爲四甲士
矣數則一會試一殿試者竒哉

代死失火

周允江右吉水文襄公忱之孫也爲人公直愷悌術
士每推其命止於五十二歲嘉靖二十二年爲廬州
二守適當其時一病脾胃再病傷寒自以必死矣夜
夢神人語之曰汝行事多善當有人代死明日羣醫
視疾罷有老醫出府偶爾傾跌觸石而死周之疾自
此愈焉北京西江米巷正德間有士人夜歸見一人

布石灰於地圍長數十丈至門首灰迹亦存意巡邏
者之所爲，瞷其遠去而掃除之數日後其地火發獨
遺土人之室因作醮事謝天醮能焚紙而飛火復燒
其家始悟石灰之布火數也掃之而不焚今報之而
復然也予意人可代死則富貴者長生火可遮飾則
神亦不明矣是夢也死也疾之愈也火也復然也灰
之布與否也皆偶相值耳或者神固欲之憧憧顯驗
彰彰示衆是特假此二人也苟謂事事如斯吾未之
信矣

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
牙之方其法欲治者先令尋活鼠一枚然後至其家
俾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漱口片
時牙皆動搖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焉復洗牙
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
蘸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饑由前丸藥之功
也凡延治者適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懼而只
使醫其病者則他日老而不種者皆落而種者堅固

也往往士大夫多受其益眞仙方也今聞死矣子亦不能傳

喫苦稱寃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閒旱令捕蜥蜴一時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壁虎你好喫苦之說國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猪婆龍也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上祗言下有黿也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時亦有癩黿癩黿何不稱寃嗚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黿與壁虎哉孰得與

雷霆抗哉

許吏部

成化間許尚書縉巡撫山東時有曹州知州任久不堅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實翫月飲酒所也然素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稟知州之過許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更樓當改爲庫樓於內可也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　知州喜殺了王知囿因問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有瘋道

士來寫者許巳愕然後爲天官而王生員爲固安知縣遂傳之人人以爲奇事予以今嵩臯又爲天官豈非二吏部乎

竹米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葉之間篼絡成穗而實焉採之而舂得黑色碎米爨之而食味少澀而飽人和飴爲餅餌最佳其地時遂就豐熟又見傳云竹實如

雛子味食之淸凉滿口故謂鳳凰食也此恐不然

周宣靈王

錢塘南苣里有周宣靈王之廟或歲誕日忽來青蛙即俗田雞但脚尖圓而青綠之色至深一枚好事者取置他方明日復至弘治間隣火見王於焰中救之嘉靖丙午火復切廟又見衣紅者坐殿頂亦異也

八 鬧幾場駡不休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綱目督促翰院因各薦外詞相知者入纂時丁參議璣與宋侍講懷因爭一事

尚氣失色公嘗於館中時有一詩云蔡譏丁公性太
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抛青史故發傖言汚
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
韓歐輩曾為修書鬧幾場又吾友編修金美之未仕
時為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不書婦姓婦家
乃俗夫也意編修為輕已而背言詆之其友張教諭
子輿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婦
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韓
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

門前罵不休右二事雖一時戲言大抵修書必須日久而用人必得實學庶使專一不錯而文精也苟拘以官法執筆者非人書必無成也聞當時亦徒為一番耳又無位之人不當輕與人作文徒為人嫌美之後貴求文者動以數金而未得人不惡之是可占矣

天妃顯應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元中顯聖於海護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

廟號天妃賜太牢洪武初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萬石於落漈落漈言水往不可回處萬人號泣待死矣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而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自後海舟顯聖不一四方受恩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處有之也特述其耳目所知者一二吾杭永樂中百戶郭保海運遭風一旦晝如夕者似三晝夜矣舟人泣天許以立廟頃刻遂見天日成化間吾杭給事中陳詢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洋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禱天曰予命已矣如君命何

遠見二紅燈自天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救船則燈至舟上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即語曰吾輩爲天妃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幾月至廣東也但多蛇難行今與爾盒藥敷足則無害矣已而果然復入京領勅又行下舟時夢天妃曰賜爾木此回當刻我像保去無虞也明日有大木浮水而來舟人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嘉靖甲午朝命給事中四明陳侃封琉球開舟明日颶風大作柁折舟將覆矣舉船大呼天妃但見火光燭船船即少寧明日有

粉蝶繞舟飛不去黃雀立桅食米食盡頃刻風又作舟行如飛徹曉至閩午後入定海也神實不可掩也

戲對

正統間杭教授陳某年長而髮鮮矣時方伯艾英最爲多鬚乃舊知也艾故以一事籠絡之教授乘氣進司與講艾乃謾曰陳教授數莖細髮無髻可施陳隨口應曰艾方伯一臉鬍鬚何須如此又成化間司馬陝西楊鼎一日與司寇福建林聰會坐林戲曰胡兒十歲能騎馬葢楊多鬚而年少之故楊荅曰獺子三

年不似人徐在位已久而閩地有癩也

盜竊書

友嘗借予詩林廣記楞嚴經其家爲盜入西廂因犬吠而所竊無幾明日予過訪之主人曰并子之書去之矣予因諷一詩以自解西廂月黑夜沉沉盜入君家犬吠紛却把詩林經卷去始知盜賊好斯文

劉長生

萊州有神山洞乃郡人劉長生學仙處也有石像臥榻前有小瀑水出不涸郡人云舊有太守劉作詩見

石像面有贅疣命工削平後劉面生一瘡如削狀祭之方愈今劍處長有水出故今陳何書洪謨有詩云面帶微痕淚若流可憐太守過爲謀仙家慣說能屍解一石緣何念不休可謂得詩人之諷也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穩婆爲人收生反生子於產家而醫人因急症死於病家者又有蔡倉官權巡捕而爲强盜刼掠一時畏盜口稱爺爺好事者作一絶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

官被盜叫爺爺

報應

報應之事決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謂有記性沒急性也獨本朝編修岳正得罪朝廷以家產盡給指揮季鐸鐸據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人怒其橫而無禮岳內亦受辱也無何岳宥復官而季鐸得罪朝廷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即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而家人之辱季氏婦女尤甚焉此真可笑

荒年轉語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吾浙百物騰湧米石一兩五錢時疫大行餓莩橫道予友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轉語詞雖近戲事則實焉錄之不惟見時之荒亦足發人之一笑耳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飲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喫除却酒邊酉字旁也飲水年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鵞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鵞喫除却鵞邊鳥字旁也殺我

金有定數

嶽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察院深密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待之已久予曰金何在神以座下是矣覩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我爲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將復命有同年某主事丁憂於家進院告曰予貧兄能助否因以保舉一官言予允之主事曰謝

禮五百金請受二百予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忘也不得已受而歸家數日後辦三牲靜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何少焉則曰前某主事者是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十君至親仕途且遠洩此以見定分有數也鄧因語幕僚鄭彥充鄭問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則當為人掩其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肖祖

集異記載蕭穎士貌似鄱陽忠烈王專蓋以盜嘗發

王之塚見頴士肖王故也又郭頒世語云魏黃初盜發吳芮塚見芮屍如生後盜遇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今記吳王至綱四百四十年而頴士至忠烈王二百八十年矣唐薛用弱云三五世後子孫必有一人肖祖者諺云外甥似娘舅水木本源此豈非其驗歟

事相同

坦齋筆衡云趙鼎乃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三宣和

遺事云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事雖荒唐四人德位不殊壽復相同殆非偶然也若大聖人與朱文公皆庚戌生亦奇也

人化虎

王充論衡多篇引魯公病而化虎之說及漁樵閒話載劍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其子意世之變化者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之一變遂失本性哀哉昨聞表兄諸二云成化間餘姚道傍里有王三者每與孫臥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

濕孫甚不堪因語其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踪跡之忽一夜開窻將出啓燈視之已變爲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哮去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倐忽爲人獸者此何理也

胡楊前定

吾杭胡靜菴先生世寧少將習舉業其祖恐其無成召仙問之仙批官至兵部尚書嘉靖戊[illegible]刑官

子見其姪而戲曰只恐令叔先生不久宦途矣不數月果致政回吾友楊僉事補進學時鄰有裁衣匠夜夢人喚問其人曰我楊僉事家也明發則楊家喚做藍衫匠人曰官人必做僉事嘉靖辛丑楊官僉事予與戲曰官止矣不若陪吾林下樂也別一年則聞死任是知一定而不可逃

掘地得人

予嘗笑談圃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民家

掘地得活小兒即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

不知畫

嘉靖初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高曰好好但上方多素絹再添一箇三戰呂布最佳入傳為笑余曰此中官宜然聞沈石田送蘇守五馬行春圖守怒曰我豈無一人跟者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守方喜沈因戲之曰奈絹短少畫前面三對頭踏耳守曰也罷也罷

季廸二夢

國初高季迪蘇人也詩文爲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
夢一篇乃其遷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敘得
於恍惚吟囈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忒焉人事豈
偶然者與余又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
蘇字囑之曰爾必見殺於此人後凡蘇姓者皆不接
見及本府太守魏觀嫌府治及居衞之右手不稱文
東武西之位遷於張士誠故址衞官誣奏太守欲復
吳王之業太祖召至斬之高因爲太守作上梁文併
棄市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爲魏觀客辭歸悒悒淹

蹇死文集又曰不幸為故人得罪沒於京似皆憐而為諱之之詞且同時浦長源挽高之詩有皷罷瑤琴即解形蕭蕭日影下寒城之句是所聞之夢不誣神矣哉

異寶

嘗讀春渚紀聞有人蓄碼碯大硯注水硯凹則水中有一小鯽游泳可愛去水則無也夷堅志亦載人有銅盆凡水注滿則雙鯽撥剌出水矣無水無之子未之信後杭醫朱某家造墳得土中二磁碗偶注酒於

中則頃刻有綠苔浮滿瓶中意其不潔所致及滌淨復注亦然飲之又未嘗有物也予女夫家有礪石水盆架於天井中水滿則綠苔浮面去水則無惜今碎敗不堪蓄水與古人所載魚事相同不知此爲何等異寶

七修類藁卷五十終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八十九

正德丙子浙省秋試場中已定草榜提調叅政王翊桌下偶遺一卷視之頗佳視原批亦大稱許乃第三場者也遂令對號檢其前場則已爲外簾批倒然展玩間心以爲好袖語監臨鮮晁鮮曰足可壓榜中者之半焉遂對經易爲八十九名開卷乃仁和王一槐

也人以為若遺前場則王未必取王不語監臨則八十九名未必易此非其數耶至丙午科草榜亦定但俟明晨揭曉矣是夜監臨楊九澤夢一郄府至室楊曰此地此時汝可進耶郄府對以有卷未填故來告郄覺遂於坐隅得卷自謂文好且奇五更語其事於提調監試者諸官未有言則聞內廉馮主試有請楊至馮曰適夢一生員披朝服告曰吾卷已為楊𦆭衣取矣願贊成之予問其名則曰致字號也楊笑而對以前事且曰監試提調之不言意以為私耳今當拆

卷視號回語諸官拆卷果乃致孚因對經易名亦八十九也乃蘭谿縣鄭國賓易去者餘姚胡翰因致獎勵以褒之嗚呼前之易因奇也後之夢果孰主耶八十九名非一定耶

宋興亡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㬎為元擄巳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巳卯宋亡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

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㬎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虎災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則成羣白日入民家傷人道路不敢獨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計且不可獵餘杭尤盛地名上阜有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禍福最靈縣尉許贇備羊捕之餉日得六

人□□遂宰牲以祭然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災吾爲民逆天遭譴本所廿心部下壯士寧不使一飽耶牲禮非數百斤不可也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適荒二年丙午秋少熟又多虎災觀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

三韭三白

昔人請客柬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薑醋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皛飯子瞻以爲必

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爲皛耶相對閧然至毳三白眞可爲對

鵲橋

鵲橋之說洪景盧辨之精且當矣而癸辛雜識又載楊纘繼侍姬田氏與婢七夕見仙騎鶴之事則又符於王喬者然猶紙上陳言未足爲信吾友王員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港見隱隱二條如旛非旛如龍非龍閃爍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爲二或續爲一往來不定亦隱隱惟聞鵲聲嘈雜之音或

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紛郁香靉滿室飄飄小雨數點而散意眞有鵲橋之事也此又不知何也

◆少保吏筆對

本朝少保于公謙幼時其母梳其髮爲雙角日遊鄉校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即對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驚之于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他日古春又過學堂見于梳成三角之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于又即對曰一禿似擂槌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蠹誌載古春爲此也後爲弟子

員接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指殿中之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爲對也在座者曰可令小秀才來對時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既對而出寺衆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卽曰兩衛小軍偷狗偷雞偷莧菜此皆可謂絕倒也

孟密鬼術

雲南孟密安撫司卽漢孟獲之地朝廷每歲取辦寶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駭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臟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

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乃土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爲殘疾又有名樸死鬼者惟欲食人屍骸人死親朋鑼鼓防之少或不嚴則鬼變爲禽獸飛蟲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嘗讀演義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怪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尙繁

蘇陳酒令

昔東坡酒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光武師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曰劉寬婢羹汚朝衣

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指荆公也本朝陳詢忤權貴謫之同僚送行衆爲說令陳循曰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逕斜高穀曰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矗字三箇直點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吁蘇陳二人俱有意爲口舌故起而復踣也

方陳報應

嘉靖丁未夏杭海寧縣雙廟巷民方林素不孝一日

毋怒曰我當懸樑以謝汝以櫈接脚以繩掛梁兜
項而勢將縊也是恐嚇其子冀其改過不料子即去
櫈而身爲氣絶子遂掩人以急病貯棺明日其子若
綁縛狀跪伏柩前口稱阿姆阿姆晝夜不絶水穀不
進者半月顛狂而非人矣其年吾友前衛右所百戶
白鉞統卒啓運運卒有黃陳二人每同臥起黃有白
金二兩晝繫身而夜置榻陳知之也一日早起扯舟
而忘其所繫偶爾失聲陳聞而竊其金矣移時托
以腹痛下舟竊金而棄金包於水黃覺失金指陳曰

此獨爾知爾先下必爾盜吾物也陳遂誓天日褻神靈惡聲無所不至白雖撿其囊而嚇以刑終無所得陳之誓語尤篤焉如是者閱數月黃偶起草薦則金包帶水在陳枕下因持包大叫於衆陳即失色吐其實情惶愧赧縮者數次白回告予予意善惡一念通於神明一歲之中二事如此可不畏哉

道號

昔黃慈湖曾有一書與人辯道號之稱及世俗取者之多予嘗讀之喟然念子思孟子稱孔子亦曰仲尼

未聞號之稱也近世諂諛卑佞之習尤勝但又非黃
慈湖之時比也二三十年之間觚生小吏亦各以道
號標致况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名與字可笑也舊
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道號却紛然子規
本是名踢鳥更要人稱作杜鵑正可以嘲今日

菱荷妖

予見張東海彌誌松江董序班墓云成化丙午八月
十二日午時天正澄霽市人見空中駕一舟自東而
西又折而東落于董之樓屋衆視之乃菱所結舟也

因駭之後語及于吾學教諭廣西宋君佐宋君曰嘉靖辛卯荊州當陽縣地名沙寺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即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即毀瓦畫墁與之敵焉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無如之何擾將月後不知其所往予時正署學于彼也予方以為果有而皆術如騎草龍之事也松江之舟未必無人或遇正神所衝委而去耳

雷震人死

嘗聞震死之人有硃書背三口日八如此四字人無識者後有人云此米中用水四字特去中之直畫耳予則以爲好事者爲之也昨浙省都司周恒齋亳人也云其鄉果有硃書批背三行而字不識者又有自見紅旗于盥盆數日後人聞空中云不可錯不可錯紅旗者是也遂擊死據是則雷之擊之者皆神之有意者矣然則擊木石者又何爲哉如酉陽雜俎所紀怪誕者又何爲哉嗚呼不可謂無亦不可謂有此不測所以爲神也

義娼

天順間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誅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又挺身進曰陷駕者誰吾提軍救駕者殺之天乎一娼縞素而來楊故狎之者楊曰汝來何爲娼曰來事公死楊曰無益于我反累汝也娼曰我已辦之矣亦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既死娼慟哭吮頸血以針線紉接于項顧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縊于旁矣噫予觀娼意當時必料官司收而奏之必有大言以聳動乎人主故

視死如歸曰我已辦之矣嗚呼惜不見其行又不知其名何娼之有若人哉真可謂奇也書之俟其知事之悉者補傳

三脚猫

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猫嘉靖間南京神樂觀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上壁如飛也道士因善篆刻士夫多與交吾友俞亭川亦嘗親見之也

有無你我

吾杭舉人張洽未中進士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明年辛丑赴部中途與一舉人同車想像酷似鏡中所見問其姓名又同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此行中則同中下第亦必同矣揭曉果皆甲榜杭者選南部主事而會稽者選北道矣不二年杭者死于任而會稽者死于家因思此與唐之宰相宋璟每每鏡中見有相肖者切同此真可謂怪也

判子詩

京師宣武門外有寺曰歸義凡士大夫送行多于其間嘉靖間刑部副郎蘇志皐一日餞客先至僧房壁間有李鎮所畫判子一幅迺脫靴爲壺令一鬼執而投之一鬼執酒壺於判後竊飲之蘇因暇戲題詩以嘲云芭蕉秋影送婆娑醉裡髭鬚對鬼魔到底不知身後事鄷都城外更如何蘇友高東谷時爲光祿少卿夜夢綠衣使者悍曰蘇司寇嘲戲太重求爲解之次日高告於蘇蘇思而告其歸義之故兩人相笑別去高復夢綠衣曰我以公與蘇司寇交厚專爲求解

何置不言高明日顯往蘇處特拉同至歸義復題云蟠桃之釀酒頻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事月光如電照幽冥是多綠衣復謝高卿吁是何怪之若是耶

鄭啞巴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鄭某因啞而人稱爲啞巴一夕至南門偶見空中光耀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與人觀不覺其聲之出口自是不啞予以人舌短縮則不能言豈因一拜於天遂有音聲聞未爲信後問揚

州曹進士守貞云啞者通其父之識果然

二徐異識

宋徐積節孝先生耳聾終日獨坐而天下事無不知

本朝蘇人徐禎卿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

七修類藁卷五十一終